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六月霜

第十回 熱心求學獨走重洋 豪氣驚人雙跑電木

卻說秋女士辭別了他的母親，一路無話。這日到了上海，下了個棧房，也不再往越女士那裡去了。等了一天，有了出口到東洋的輪船，他便即行搭輪動身。出了吳淞口，經過黑水洋，又過了綠水洋，這一日到了長崎。因這個地方，也有來往的搭客，並要上卸些貨物，故在此停了一日。次日開行，過了盟司，方直往神戶進發。且說女士在舟中行了幾日，覺得影單形只，心中不免有些鬱鬱不樂起來。又想起中國的國權，近年來只有落下去的日子，沒有興復的氣象。那些百姓，又都是醉生夢死似的，全無一點兒振作的精神。我們女界中的同胞，更不消說了，只知道爭寵獻媚，那裡有肯把國家兩字放在心上的呢？想到這裡，自己的心中倒覺得有無限的感觸起來，便提筆寫了兩首七言的律詩出來。寫的是道：

片帆破浪到滄溟，回首河山一發青。
四壁波濤旋大地，一天星斗拱黃庭。
千年劫爐灰全死，十載淘餘水尚腥。
海外神仙渺何處？天涯涕淚一身零。
聞道當年和約地，至今猶帶淚痕流。
馳驅戎馬中原夢，破碎河山故國羞。
領海無權悲索寞，磨刀有日快恩仇。
天風吹面冷然過，十萬雲煙眼底收。
寫畢，又默吟了一回。

忽見那些同船的人，齊在那裡收拾行李，說道神戶到了。女士聽了，也忙把自己的行李也收拾好了，又把時計看了一看，已經下午一點三十分了。不一時，船已停住，搭客都紛紛的上岸，女士也隨著眾人上了岸。走了數步，忽見有一個所在，眾搭客齊在那裡站著。有幾個日本人走出來，把眾搭客的行李，一件一件的翻檢。知道這個所在，大約就是什麼檢查旅具所了，便把自己的行李，也交給那幾個日人翻檢了一遍。然後僱了一部東洋車，到了中國會館，拿一張小楷片送了進去。

裡邊即有招待員出來，接待女士入內坐下。一會兒，又有幾個同鄉人，走來向女士敷衍了一回。女士又將求學的意思，告訴了眾人。眾人聽了，都是欽敬的很，替女士去告訴了會長。會長也出來，和女士說了些閒話。一面命人安排女士的住所，一面又和眾人商量，替女士去尋學堂。次日就有人來，替女士介紹到本鄉湯島地方，一個女子高等學校裡頭。眾人就和女士說了，女士也願意得很，於是商議定當。女士又在神戶閒逛了數天。一日，那個介紹人來說了個進學的日子。等到那日，那個介紹人又來了。女士便收拾行裝，辭別眾人，隨了那個人，搭火車往本鄉湯島去了不提。

且說這個本鄉湯島地方，女學堂共有兩所，才算是大的，餘外小的女學堂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女士所來的學堂，叫做「附屬女子高等學校」。這個學校裡頭的學生，共有四百個，教習也有二十幾個。內中分專門、普通兩班。專門的五年畢業，普通的三年畢業。他們的課程，共分八個門類。女士到了這裡，便入了普通的一班。八門的科學，雖不必全學的，只因女士的質地聰明，所以他把八門的科學就全學了。這且不表。

一日，遇著星期放假，女士同了幾個同學的日本女子，出外閒遊。走到一片古董店的門前，見裡頭壁上掛著一把半新不舊的倭刀。女士一時想起，我一個弱女子隻身在外，雖說是天涯海闊任人走，然到底要有些防身的本領才好。可巧我學堂裡頭那位體操教習的刀棍也是很好的，我何不把這刀買了，就叫這位教習教練教練。想罷，便招呼幾個同學的，一同走入店內。那開店的見了，連忙立將起來問道：「眾人要買什麼？」女士便指了那把刀說道：「你把這把刀與我看看。」那人就把那刀摘下，送與女士接了。女士便把那刀抽將出來，細細的一看。只見那刀長不滿三尺，背闊槽深，鋒利無比，果然是把純鋼的好刀，看罷便買了回去。從此女士又把尚武的精神振作，日日操練起來了。

這日，女士的同鄉人徐錫麟來訪他。原來這徐錫麟也在這本鄉湯島地方一個法政大學校裡習學法政，女士到了這裡，也曾去拜望過他數次。因見他的為人慷慨激烈，非凡磊落，和他講論起國家大事來，他便痛哭流涕，自有一種令人起敬的言語，所以秋女士就認他做天下第一熱心熱血的人物了。況且女士的為人，也算得是中國女界當中最開通最文明的女子，因此徐錫麟也把女士很敬重的。二人就此結為知己，每逢星期日，不是女士往徐錫麟處去，就是徐錫麟到女士處來。今日又是星期放假的日期，錫麟因見女士早上不來，他就吃了飯，一徑跑到這裡。門上看門的見是熟客，也不攔阻。他就一口氣走到了女士的自修室一看，裡頭並無一人。

正想回身往別處找去，忽聽得自修室內豁喇一響，倒把他嚇了一跳。認道裡頭有人在那裡，便走進去四處一看，仍沒有看見。他心裡疑惑起來，低著頭，想不出這個聲音是從那裡來的。正想著，忽一陣怪風從外頭吹入，把台上的紙頭豁喇豁喇盡行卷到了地下，他方想著方才的響聲，也是風了。於是彎了腰，把地上的紙頭一一替他拾了起來，理了一理。看見有一張紙頭上寫著幾首詩，他便細細的一瞧。只見上寫著道：

大雅一篇擬贈某君

大雅飄然思不群，雞蟲蠻觸任紛紛。
腹中空洞容鄉輩，天下英雄惟使君。
海市蜃樓消幻氣，雲台麟閣策華勛。
規撫成就非無本，廣狹都由一念分。
錫麟看了這首詩，想了一想，也不知他所贈的是個怎麼樣人。於是又看下一首的題目，是和日人石井君的原韻。詩道：
漫雲女子不英雄，萬里乘風獨向東。
詩思一帆海空闊，夢魂三島月玲瓏。
銅駝已陷悲回首，汗馬終慚未有功。
如許傷心家國恨，那堪客裡度春風。

錫麟看了，點一點頭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好一個『銅駝已陷悲回首，汗馬終慚未有功！』這種心腸，莫說女界當中算得絕無僅有，就是我們鬚眉隊裡，恐也少有罕見的了！」說著，又往下看，只見寫的是《紅毛刀歌》。歌道：

一泓秋水淨纖毫，遠看不知光是刀。
直駭玉龍蟠匣裡，待乘雷雨騰雲霄。
傳聞利器來紅毛，大食日本羞同曹。
濡血便令骨節解，斷頭不俟鋒刀交。
抽刀出鞘天為搖，日月星辰芒驟韜。
斲地一聲海水立，露鋒三寸陰風號。

錫麟看到這裡，便擊節稱贊道：「好呀！這種女子，真真我們男人應該拜倒下風的了！怎麼他的丈夫，竟把這樣一位有才識的妻子不要，反倒把他離異了呢！咳，他的丈夫，真個是頑固黨裡的尖兒了。」

錫麟正一個人在這裡替秋女士抱怨，恰好秋女士從後頭走來。將到門口，忽見錫麟在裡頭坐著，手中拿著一張紙頭，呆呆的也不是看，只是呆想。不知他想些什麼呢，便開口問道：「徐大哥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錫麟正在想得出神頭上，忽聽得有人叫他，便抬頭一看，見是秋女士。看他穿著一身操衣，手提倭刀，滿頭是汗，便答道：「我來了一刻了。妹妹你從那裡來？」秋女士聽了，一面走將進來，把刀掛在一邊，一面答道：「我從操場裡來。大哥你看的是什麼？」錫麟道：「我方才來的時候，看見這裡沒有一人。正想到別處找妹妹去，忽然間這裡有了聲響，我就回身進來。」

見一陣風過，把台上的紙頭吹了一地，我便將紙頭拾了起來，替你理好了。因見這兩首詩做得很好，故在這裡偷看偷看，不料被妹妹撞著了。」女士笑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！我生平最不喜歡這樣鬼鬼祟祟的。一個人會了什麼，原是要人家曉得的。只是我這幾首詩也不大好，大哥你看怎麼樣？」錫麟道：「很好很好！我最愛你兩句，就是那『銅駝已陷悲回首，汗馬終慚未有功。』這兩句話的口氣，真個是悲歎淋漓，激昂慷慨！餘者雖佳，然終不及這兩句的好。」

女士笑道：「大哥，你看詩的眼力，倒也不差。我還有一篇《紅毛刀歌》，你看見了沒有？」錫麟道：「我正在這裡看呢。」說著，低了頭，又看將下去道：

陸□犀象水截蛟，魍魎驚避魑魅逃。
齒斯刀者凡幾輩，觸體成台血湧濤。
刀頭百萬冤魂注，腕底乾坤殺劫操。
□來掛壁全不用，夜半嗚嘯聲疑鴉。
英靈渴飲飲戰血，也如磊塊需酒澆。
紅毛紅毛爾休驕，爾器誠利吾寧拋。
自強在人不在器，區區一刀焉足豪！

錫麟看完了這篇歌，向女士說道：「妹妹，我看不出你，倒是沒有一樣不會的，而且沒有一樣會了不好的。」女士道：「大哥，你不要這樣的過獎。諒來我是個女子，雖說是好，然終不及不到你們的呢！」

錫麟道：「妹妹，我不是要討你的好，反說壞我們男界的同胞。你認道這些留學生，都是些出類拔萃的人才麼？」女士道：「我起初何嘗不是這樣的羨慕他們呢。近來我到了這裡一看，見他們也不過是學得些皮毛罷了。」錫麟接口道：「咳，說起來真要叫人氣死！你道他們來到這裡為什麼的？原來都是為看那張文憑罷了。他們要了這張文憑，將來回到中國，就拿這張文憑去誑錢財，誑功名，全沒一個肯為國民流血的。」女士道：「為國民流血的這話，大哥你也責備得他們太過了。動物界的微生物，尚且惜著性命，何況一個人呢。我的意思，只要他們肯實實在在的學些真實本事，將來回到中國，也是盡心竭力的替國家辦些好事，替國民打算些生計，這樣就好了。若說要他們為國民流血，這不豈是個難事麼？」錫麟聽到這裡，對女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事體也是很難的。但照中國官場中的這些貪多不厭的官兒看起來，終究要弄出這件流血的事來呢。」女士道：「這些事體，管他們有沒有，我們只須盡著自己的力量，照著自己的這個心做去就完了。」錫麟道：「好啊！各人行各人的志，我也是這麼說呢。」又說道：「妹妹，你的宗旨究竟是怎麼樣的？」女士道：「我的宗旨阿，就是『男女平權，家庭革命』這八個字。」錫麟道：「你這個宗旨若要達到目的，恐也是件很難的事呢。」女士道：「大哥，虧你說得出來！世界上頭的事體，那一件不難？若怕了難，難道這件事體可以不做了麼？」錫麟被女士一問，不覺問住了，訕訕的答道：「妹妹，我們不要講究這些了，橫豎到頭便見的。」女士正色的答道：「大哥，不是這樣說的。一個人的宗旨一定，便是千難萬難，也要做將去的。」錫麟聽了，更把面孔飛紅了，自覺失言，如今被他問得一句也回不出來。只得假裝著伸手在台上拿了一本書，一面看書，一面答應了個「是」字，便不言語。女士見他沒意思，便也不再問他了。

停了一會，錫麟開口說道：「妹妹，你天天學著體操，如今操得怎麼樣了？」女士道：「也不見得怎麼樣。方才去和幾個同學的賽跑了一會，倒被我跑過了他們好些路呢。」錫麟笑著說道：「我在學堂裡頭，也是日日操的。別的倒沒有什麼見得，只是這個賽跑，每跑一次，我定是第一的。妹妹你在這裡，也是賽跑隊中算第一的。今日左右無事，我想和你賽跑去，使得麼？」女士道：「使得的。我們也比較比較去。」錫麟道：「我們不要在操場裡頭跑，我和你到外頭去，依著電線的木頭跑，你去不去？」女士道：「也是一樣的啊，怎麼不去呢。」於是二人一齊走將出來，揀了一個空曠的所在，依著第一根電線木跑起。跑了有兩里路光景，秋女士終究是個女子，那裡跑得過。二人跑過了之後，又到各處閒逛了一回，方各回去不提。

且說錫麟在這裡留學，已經多年了。他原是中過的一位舉人，因在紹興時，專門和一班舊學究做對。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喜歡舊學的人物，見他兒子這般形景，就不大喜歡他。常常對人說道：「錫麟這個不肖，若然被他得志起來，定要闖出滅門的禍事的。」後來錫麟東洋回來的時候，就捐了一個道銜，指分在安徽省裡候補。那個安徽撫台章中丞很賞識他，派他做了巡警學堂的總辦，又兼辦了幾個差使，當時人人齊稱他是紅道台。紹興城裡，有幾個被他罵過的鄉紳，見他做了一個紅道台，便也去巴結巴結他，又在他父親面前說些好話，趨奉得他們父子兩個著實了不得。

倒是他的父親常常替他的兒子憂慮，每把些事君以忠的道理，寫信去教訓他。爭奈錫麟的心腸，終不肯改將轉來呢。他父親因見勸他不醒，便暗暗的在紹興府裡存了一張案。所以後來錫麟把恩中丞刺殺了，只有錫麟一個人受罪，他的父親也沒有害著，這正叫做知子莫若父了。但只可惜了錫麟的兄弟徐偉，他雖是在東洋留學，然而宗旨是不同的。不知安徽的那些官兒，為什麼的定要把他關禁起來，直到今日，還沒有放他呢。這些都是後話，一言表過不提。

且說秋女士在那個學堂裡頭，讀了一年有餘的書，把那些科學都學會了。這時候，徐錫麟已經回國，他的知己也就少了。他便也收拾行裝，起身內渡。這日到了上海，輪船停泊好了，他便上岸來，叫了東洋車，一徑到曹家渡越蘭石女士處來。那個越女士正在裡頭，和幾個女學生，並自己的一個女兒，講論書史。忽見一個老婆子進來報導：「奶奶，外頭有個東洋女子要見奶奶。我不認得他，叫他到外頭等一等。他說和奶奶是素來認得的，不消通報，他就在後頭跟進來了。」越女士聽了，一時也想不出來。正要走出去看是個什麼人，忽聽得有人喊道：「姊姊久違了！」越女士聽見這個聲音，就曉得是秋女士了，連忙迎將出來。只見秋女士全身的打扮全是東洋裝束，便笑說道：「啊呀呀，簡直是個東洋女子了。你這樣的打扮，莫怪方才那老婆子要不認得你。就是我自己，若不是聽了你口音出來，恐怕也要弄不清了。」秋女士也笑道：「難道真個像的麼？」越女士道：「簡直和那從前會過的菊池夫人千代子一般無二，竟全沒有一些中國人的氣味了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越女士一頭笑，一頭挽著秋女士的手說道：「我們裡頭去坐了再說罷。」於是眾人齊到裡邊坐下。

彼此問好已畢，越女士便問秋女士道：「妹妹，怎麼你到了日本，一封信都沒有與我？難道我前回勸了你這一番，你就見怪了麼？」秋女士見問，急忙答道：「姊姊，你說那裡話來！這些閒談，說過就算了，那個還把他記在心上。姊姊，你也太多心了。」越女士笑道：「我也不過說說玩話罷了，你也不必當真。」隨後秋女士又把在日本的情形，一一告訴了越女士，又把此刻回來的原故也說了一遍，然後二人又敘了些離別後的話兒。越女士忽一眼看見秋女士腰間掛著一把短刀，便問秋女士道：「妹妹，你這把刀是在日本得來的麼？」

不知秋女士答何言語，且聽下回便知。